



書叢養修習學年青

社版生年青

理性的 時代

M·伊林

青年學修養叢書

理性的時代

蘇聯M.伊林著

陳延熙等譯

青年出版社印行

525
Y31937 =



理 性 的 時 代

著 者：蘇 聯 M. 伊 林

譯 者：陳 延 熙 等

出版者：青 年 出 版 社

總管理處：北 京 東 單 二 條 三 四 號

營 業 處：北 京 上 海 西 安 重 慶
廣 州 瀋 陽 漢 口 太 原
濟 南 福 州 無 錫

印刷者：慈 成 印 刷 廠
北 京 宣 外 上 斜 街 西 口



1951年3月出版

1 — 20,000 (京)

定價人民幣2,200元

目 錄

地球和人

.....

(一)

理性的時代

.....

(二九)

展望未來

.....

(四五)

地球和人

陳延熙
孫維譯

地球能容納多少人？

地球上住着二十二萬萬人，其中至少有十五萬萬人常常吃不飽。

在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某些地區，飢饉是長久的特色。「飢餓的」這形容詞已經成爲「印度」兩字的習慣伴侶。在孟加拉，有些年份災荒掃滅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報導，海地的豪華旅館是悽慘的貧困海洋中的富裕孤島。但是這位美國記者用不着到海地去看飢民，他可以在他本國看到那些人。弗爾蒙特州（註一）參議員喬治·D·亞坎估計，有一千萬以上的美國人無力爲他們家庭購買足夠的食糧。

「世界的飢饉」成了演說、論文和書籍的主題。科學家、著作家、和社會領袖們都在討論人類能否擺脫它，和如何擺脫它。他們總是得出那最荒謬的結論，回到那久爲科學所拋棄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英美很多科學家主張，地球養不活所有住在它上面的人，因此，非減少人口不可。

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弗朗克·A·皮爾生和弗勞特·A·哈柏合著了一本書，名叫「世界的飢餓」。在那本書裡，他們想計算世界人口究應「減縮」若干。他們得出結論，我們地球上能够維持的適當人口最多是九萬萬人。另一些人覺得即使這個數目也太大，把數字放到七萬萬五千萬，甚至五萬萬上。但是所有這些「人類的恩人」同意一件事——今天世界上至少有十萬萬張「過剩的嘴巴」。

英國生物學家朱利安·赫胥黎今年四月在倫敦食糧會議上說，許多國家應採取步驟以減少人口。他極力主張這是個不容延緩的問題，因為世界人口正以每三秒鐘兩個人的速率增加着。

我們在蘇聯歡迎增長的出生率和降低的死亡率。在蘇聯，孩子多的母親受到特別的尊敬和照顧，還膺獲政府勳章。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度裡，却有人想來一個計劃「減縮世界人口」。

皮爾生和哈柏慨嘆地寫着：

「國際的計劃者甚至還沒有作出這個計劃（減縮世界人口計劃——編者）的程序。而戰爭、鼠疫和飢荒是實現這個計劃的方法，但是每一個人却作種種努力去阻止或削弱它們。除非能够找出一個令人滿意而可以接受的方法來代替這些縮減人口的方法……便不會有不虞戰爭和匱乏的自由。」

所以，他們所提出的治療飢餓的方法，不是戰爭便是戰爭的代替者。

在蘇聯已經作出了改善生活的計劃。但是皮爾生和哈柏所要的却是使世界上大多數人全然不能生活的計劃。

我們都聽到過皮革、咖啡、橡皮等等的代用品。可是什麼是「戰爭的代用品」呢？

在另一個美國人，威廉·福格特，所著的「生存之路」一書裡作出答案。那本書裡有一章以「危險的醫生」為題，其中有下面這麼一節：

「近代醫務依然是一個無知的人（註二）的曖昧的陳述上建立其道德觀，那個人死去兩千多年了——無知，按現代的詞彙說是如此——還相信有義務儘可能地讓人活著……通過醫藥護理和改良的公共衛生，他們負有讓若干百萬人在不斷增長的悲慘中多活若干年的責任。」

所以，飢餓是醫生的過錯。所有的醫生，從赫波革拉第（註二）起，都錯了。倘使他們不醫生，特別是窮人，「過剩的嘴巴」便少了。

我們從幼時起都受到不喝髒水的教訓，可是福格特先生却另有高見。他覺得，由於實行「衛生革命」，停止了人們喝含有霍亂和傷寒病菌的髒水，醫生對人類犯了罪。這種「衛生革命」，顯著是燒開水的工作，引起了「人口膨脹」，在一個世紀裡把人口增加一倍。

在許多國家裡，霍亂早就消除了。可是却有人想它回來。自然，福格特先生並不是爲了他自

已和他本國人而要霍亂，但是他想，為什麼不讓它在「人口過剩」的亞洲和歐洲發揮作用呢？

至於爲了美國，福格特建議另一種擺脫飢餓的辦法：閹割。用「少量但足夠的金錢付給任何一個同意簡單閹割手術的人。」暢論這種想法，福格特繼續寫道：

「從社會的觀點看，有些人在體力和心理都到了「邊緣」，當然，最好是付給這些永遠貧困的人五十元或一百元，而不必維持他們一群後裔，那……會使衰弱綿延。」

戈培爾本人一定會批准這些話的，因爲法西斯也視閹割「邊緣」的人爲治療「人口過剩」的藥方。這個吃人主義正作爲科學的新發現而騙售着；它正以假科學的廢話偽裝着，一如法西斯會偽裝它一般，並且還提升到「理論」地位。按照這種「理論」，若干萬萬的男人和女人不得不喪失做雙親的權利，因爲地球是假定不能生產足夠多的食糧。

福格特的書充滿了「餓的嘴巴」和「空的肚皮」一類的指詞。他爲美國着想而戰慄，因爲「在她的餐桌下放了五千萬條英國腿」。他有一章的標題是：「來吃飯的日本人」。斯克洛基——狄更斯小說「聖誕述異」裡的老守財奴，和這個厭惡人類的人比起來真是天使。祇是爲了維持他自己的寄生特權，他準備消滅人類的大部。

但是，讓我們看看數字，看看地球是否真像馬爾薩斯論者叫我們相信的那麼擁擠。美國國務院估計，爲了人人吃得飽，每人得一公頃（註三）耕地，而實際上地球上耕地的面

積每人祇分到十分之四公頃。讓我們假定確是如此。但是在我們地球上還有大量未耕的土地。今天祇有百分之十的陸地栽種了莊稼，在這百分之十裡僅有十分之四，或不足一半，種植穀物。在地球上，縱使我們祇談氣候和土壤適宜的土地，也不下百分之三十的面積是適於耕種的。因此，作物面積能夠增加到三倍，所以每人不是得〇・四公頃而是一・二公頃。那麼人人都有豐富的東西可吃，而地球上還能再添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這些計算是根據目前的收穫量，全世界平均每公頃九至十生的納（註四）。但是在蘇聯，許多集體農場由於採用特拉維波利制（註五），每公頃已生產了二十五生的納之多，甚至達到三十五生的納。

以卡曼卡——聶波夫卡亞區的伏羅希洛夫集體農場為例，一九四九年在八十三公頃的面積裡，每公頃生產三十五生的納。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葉門亞諾娃區的烏克蘭內茲集體農場在五十公頃裡，每公頃收穫三十七生的納。

所以，不是在試驗場的試驗田裡，而是在普通的集體農場裡，收穫了近於我們所據以估計的數字的四倍。

讓我們假定，世界平均產量僅增兩倍半，而耕地面積增加到三倍。在那種情況下，地球勢將供應豐富食糧予六十六萬萬人，而不是反爾生和哈柏所宣稱的九萬萬。

這表示即使在今天，沒有任何驚人的科學發明，人口即使增加到三倍，人們還是有力量使飢饉從地球上清除出去。但是他還能够多做些。大面積的沙漠、苔原、和熱帶雨林在今日毫無用處。無疑地，從這些地區收莊稼要比那正常的耕地困難些。但還是可以一樣地做的。

在蘇聯，我們已經成功地向中亞沙漠挺進。農業正勝利地向北推進，並已越過北極圈。這個例子也可爲其他國家效法。

英國政府分配了二千五百萬鎊給澳洲沙漠裡的試砲場。倘若這筆款項是花在掘井和灌地，沙漠便能供應麵包和羊毛。

還有那熱帶，可以變爲巨大的露天暖房，生產水果供應全球。但是亞馬遜河沿岸的熱帶叢林幾乎和撒哈拉大沙漠一樣地渺無人烟。

馬爾薩斯的現代信徒從不厭倦地告訴我們，地球是「人口過剩」的。但是「瞭地圖，表明在南美洲、非洲、和澳洲，僅是周緣爲人類佔領。例如，在巴西農地爲總面積的百分之一·六，在澳大利的百分數是一·七。

即使在歐洲和亞洲，人口的密度還可增加若干倍。

納粹堅持德國人是個「沒有生存空間的民族」。從小時候起，每個德國人都被灌輸着這種意識——爲了在戰爭中贏得「生存空間」，不是愛惜他人的血而是愛惜自己的血。可是德國能够養

活比今天更多的人却是個事實。

科學已經替增進土壤肥力開闢了真正無限的可能性。植物所接受的水份和養料愈多，在轉變日光的能力為種粒和果實的化學能上所做的工作便愈強。祇有植物本身的本性會有限制。但即使那個限制也是表面的，因為我們可以改良植物的本性。

這都為科學所證明，為梯米瑞哲夫、米邱林、威廉姆、李森科這些蘇聯學者的工作所證明。地球是個宇宙能的保藏庫。如果農業不斷擴展而收穫量提高，那種能力便會更充分地被利用。

福格特和其他的新馬爾薩斯論者斷定不能使地球的出產比今天多，因為自然本身有抵抗力。為了證明他們的論點，他們提到美國，在那裡森林砍伐了，地力耗竭了，沃壤裸露，水和風把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層帶入大洋。

從這些不待爭辯的事實，他們作出完全無稽的結論。福格特舉出下列因素作為土壤變壞的導因：頭號罪犯是鋼斧，它砍伐了森林，其次是耕犁。在那張名單上還有玉米，福格特說它的作用有如梅毒。他似乎特別喜歡這個比喻，反覆提了好幾次。

不去譴責資本主義制度，福格特想贖罪予沒有生命的工具。但是每個小孩子都知道，當你跌壞了的時候去踢地板是毫無意義的。

「沙漠日益迫近我們的農田了！美國將成爲另一個阿特蘭替斯（註六）。——她的土壤正不斷沉到海底」——這就是某些美國人的哀歌，這些人正是他們同胞稱之爲命運的預言家的。但是，所幸他們是假預言家。因爲迫近人的不是沙漠，而征服沙漠的是人，無論那裡都能征服，祇要我們按照科學計劃去征服它，祇要這些科學計劃是爲了促進全民福利而不是增加一小撮寄生蟲的利潤。

自然是抵抗的。但是人的勞動能克服那抵抗力。計劃的社會主義勞動終止了土壤沖刷。水和風僅能沖掉和攜走那已經爲錯誤的耕作方法所踐踏了的，並化爲塵埃的土壤。爲了阻止掠劫田地的因素，分水嶺上得造林，用護田林防風，並注意使土壤維持在團粒狀態而不讓它變成粉末。

這些都是每個完成斯大林改造自然計劃的參與者所熟知的。蘇聯的例子正爲新民主主義國家仿效着。

但是在利潤律主宰一切的國度裡，土壤之遭受掠劫確使它拒絕生產人民的日用食糧。

「過剩的嘴巴」和「過剩的食糧」

今天在美國許多公務人員擔心着兩個問題——過剩的嘴巴和過剩的食糧。

人們會覺得這是互相矛盾的，世界上，應該不是人太多食糧太少，便是食糧太多而吃它的人

太少。

但是常識和資本主義制度早就拆伙了。在美國，兩種互相矛盾的觀念十分安適地存在於同一個心頭，並不是不尋常的。

今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國農業部長布洛南說：

「我們的肉類、乳產物、和蛋品的消費正走下坡，而我們的各種過剩產品正在增加。」

在這裡，你找到了資本主義的「邏輯」！

美國政府不把食糧投給飢餓者，而囤集它，讓它霉爛在倉庫裡。小麥還能够多貯藏些時，但是奶油、蛋粉、奶品很快地就壞了。可是這並不怎麼樣困惱政府，因為它常常故意毀壞食糧。二月十八日倫敦「經濟學家」(註七)報導，美國農業部忙於把二千五百萬至四千萬蒲式爾(註八)的馬鈴薯染成藍色。這種措施的目的是使馬鈴薯不合食用。

在同一個月份紐約先鋒論壇報說，政府將毀壞五千萬蒲式爾的馬鈴薯，那是花費六千二百五十萬美元從農民手裡買來的。在類似的措施上已經花了八千萬至一萬萬美元。事實上，爲了「剷除過剩的產品」美國已作了詳盡的計劃。它考慮付出四十萬萬美元的龐大開銷。

這種極度浪費的開銷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藉銷毀「過剩的」食糧來維持高的價格。

在蘇聯，每次新的抑低物價都是令人歡呼的。另一方面，在資產階級社會，他們慎重地維持物價於高漲的水平。當然，這四十萬萬美元並非來自美國國會議員們的口袋；它是取自納稅人，取自要花更多錢購買麵包、肉、和牛奶的人。一筆對糧商有利可圖的生意，却是一件對絕大多數美國人極端不利的事情。

新馬爾薩斯論者肯定地球容不下它的居民，因為人口增加得比食糧快。但同時，大資本家及其在政府裡的代理人却忙於銷毀那假定認為太少的食物。

他們爭辯地球上可耕的土地不夠，但同時已經存在的作物栽種面積却正在減縮。

這些事情不需要再加評論了；事實說明了一切。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像這樣惡意地銷毀食糧的罪過能够想像嗎？

資本主義制度的代言人告訴我們：要清除世界飢饉非得清除過剩的嘴巴，清除挨餓的人。可是挨餓的人卻並不認為他們是「過剩的」。他們甚至更清楚地認識了飢饉可由消滅資本主義而消滅。

是的，飢餓與貧困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們在社會主義的土地上是沒有的。當所有的人着手進行了有計劃的、科學的、改造自然的工作，當勞動人民開始用主人翁的眼光注視他的星球的時候，它們將在每塊土地上消失。

我們的地球上財富無窮

主張地球不能維持它所有人民的生活的馬爾薩斯信徒有個鍾愛的理論：人類所掌握的自然資源正在枯竭。他們預測除了真正的飢荒外，還有「煤」荒、「鐵」荒、「木材」荒，以及各式各樣的「飢荒」。

在美國，自然資源的掠取誠然已達到不幸的比率。煤沒有保存起來，僅開採那最好的，甚至當這些上好煤田不能產生最高利潤的時候便隨即放棄。

油也是如此。每個掌管的人都想儘可能地吸出他所能夠吸的，其他的人所能吸的便少了。很多油在這個程序裡浪費掉，而油井在產量一旦顯示降低時便放棄掉，結果是可用的油量時時都在降低。

資本主義運用同樣的掠取性的方法開發其他地下富藏。

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宣稱，資本主義的破產是技術的破產，同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則忙於計算還有多久人類就沒有煤、油、和鐵。跟着經濟學家來了些科學神話的作家，描寫一個沒有光、熱、和機器的世界的鬼故事。

但是這些人應該知道，有了足夠高的技術水平，就能從花崗岩裡煉出鐵來。貧礦可以變富，

精鍊廠的設立正是爲了那種目的。技術水平愈高，世界上鐵、銅、鋅和其他金屬的資源便愈大，因爲它們將從貧瘠的、「不能獲利的」礦藏中取得。

過去曾將「騙礦」（註九）一詞加到不能冶出金屬的礦。但是今天「騙礦」正用於工業，並不再騙人了。黏土是鉛的不竭的資源。地殼含有無窮的鎂和鋅，那些未來時代的金屬。以往認爲智利硝石是唯一的固定氮素資源，經濟學家曾預測當這種礦藏枯竭時人類便要挨餓。但現今用作肥料的固定氮素是從空氣裡製造的。

藉使用二等燃料，如泥炭和褐煤，可以節省我們的頭等燃料——煤和油。甚至湖泥，這靜水底下的有機沉澱物，也可變爲財富：它能蒸溜成汽油。

鐵生了鏽，由腐蝕而消損。這就是爲什麼要開採更多的成百萬噸鐵礦的原因。但是我們有能力量延緩這腐蝕的程序，延緩鐵素的循環正如我們所已經延緩了的水份的循環。在這方面的成就，不銹鋼是個例子。

我們星球的財富是無窮的，我們祇有研究它的價值並保藏它。這種財富不僅是在煤、油、鐵裡，而且存在於環繞着我們的每一種東西裡面——在沙、泥、水、空氣、日光裡。我們愈會利用這些東西，它們的價值便愈大。

無價之寶在敗家子手裡便化爲無用之物。但在節儉人的手裡，泥土也能造成財富。

怎樣改造地球

地球上不再有人剝削人，不再存在着發動戰爭和阻止人民消滅貧窮和飢餓的原因的時候是要來的。

清除了資本主義，人們最後一定能根據科學的計劃，來進行改造我們的星球的工作。人們將用一個節儉的主人的眼光來檢查大陸和海洋、山岳和平原，決定什麼應該被改造。他將製定一個物質及能量、水及煤、油及金屬的存支對照表。他首先要注意防止陽光的浪費，這是太陽送給我們地球的光和熱。

地球是一個巨大的接收器。在它上面生長的綠色植物收集着陽光，把陽光變成葉、枝、樹幹和果實上的固定的化學能。太陽的能量不僅被植物吸收，它還晒熱了我們腳下的泥土，推動了海洋的潮流及大地上的氣流。

日光一年蒸發三十八萬立方公里的水，相當於八個貝加爾湖的水量。所有人類創造的電力廠及其他發動機產生的能量比地球從太陽得到的要少十萬倍。

人類利用了多少太陽的賜予呢？

晒在樹葉上的陽光，只有百分之一到二被植物變成了化學能。而種植的植物只佔據地球上大